

三
輔
決
錄



閩中叢書

三輔決錄

邵力子署

三輔決錄序

史通書志篇云譜牒之作盛於中古漢有趙岐三輔決錄
晉有摯虞族姓記江左有兩王百家譜中原有方思殷格
蓋氏族之事盡在是矣補注篇云若摯虞之三輔決錄陳
壽之季漢輔臣周處之陽羨風土常璩之華陽士女文言
美詞列於章句委曲敘事存於細書按岐纂決錄据其自
序並昔人徵引逸篇其書不類譜牒至摯虞之注與陳壽
等三書亦不相侔劉氏所考未爲精確大抵簡者爲錄詳
者爲注又決錄多作韻語卽史通所謂文言美句也諸書
徵引錄與注不盡分晰余鈔撮特分別之隋志七卷舊唐

志亦七卷新唐志十卷故多於前今定爲二卷賜進士出身知玉屏縣事前翰林院庶吉士武威張澍撰

三輔決錄原序

三輔者本雍州之地世世徙公卿吏

夫一有大字

二千石及高

貲皆

一作者

以陪諸陵五方之俗雜會非一國之風不但繫

於詩秦豳也其爲士好高尙義貴於名行其俗失則趨勢
進權惟利是視余以不才生於西土耳能聽而聞故老之
言目能視而見衣冠之疇心能識而觀其賢愚常以玄冬
夢黃髮之士姓玄名明字子真與余寤言言必有中善否
之閒無所依違命操筆者書之近從建武以來暨於斯今
其人旣亡行乃可書玉石朱紫由此定矣故謂之決錄矣

後漢書
本傳注

澍按冊府元龜引故謂之決錄下又云岐恐時人不盡其意故隱其書惟以示同郡嚴象又按太平御覽引云予以玄冬修而夜思而未之得也忽然而寢夢此黃髮之老叟姓爲玄明字曰子真與寤言言必有中

夢中指言褒貶

事予授其人子真評之善否之閒無所依違因命操筆者書之謂之決錄字句與本傳注引微異

後漢書趙岐傳

趙岐字邠卿京兆長陵人也初名嘉生於御史臺因字臺卿後避難故自改名字示不忘本土也岐少明經有才藝娶扶風馬融兄女融外戚豪家岐常鄙之不與融相見仕州郡以廉直疾惡見憚年三十餘有重疾臥蓐七年自慮奄忽乃爲遺令勅兄子曰大丈夫生世遯無箕山之操仕無伊呂之勲天不我與復何言哉可立一圓石於吾墓前刻之曰漢有逸人姓趙名嘉有志無時命也奈何其後疾廖永興二年辟司空掾議二千石得去官爲親行服朝廷從之其後爲大將軍梁冀所辟爲陳損益求賢之策冀不

納舉理劇爲皮氏長會河東太守劉祐去郡而中常侍左
悺兄勝代之岐恥疾宦官卽日西歸京兆尹延篤復以爲
功曹先是中常侍唐衡兄玨爲京兆虎牙都尉郡人以玨
進不由德皆輕侮之岐及從兄襲又數爲貶議玨深毒恨
延熹元年玨爲京兆尹岐懼禍及乃與從子戩逃避之玨
果收岐家屬宗親陷重法盡殺之岐遂逃難四方江淮海
岱靡所不歷自匿姓名賣餅北海市中時安丘孫嵩年二
十餘遊市見岐察非常人停車呼與共載岐懼失色嵩乃
下帷令騎屏行人密問岐曰視子非賣餅者又相問而色
動不有重怨卽亡命乎我北海孫賓石闔門百口勢能相

濟岐素聞嵩名卽以實告之遂以俱歸嵩先入白母曰出行乃得死友迎入上堂饗之極歡藏岐複壁中數年岐作尾屯歌二十三章後諸唐死滅因赦乃出三府聞之同時並辟九年乃應司徒胡廣之命會南匈奴烏桓鮮卑反叛公卿舉岐擢拜并州刺史岐欲奏守邊之策未及上會坐黨事免因譔次以爲禦寇論靈帝初復遭黨錮十餘歲中平元年四方兵起詔選故刺史二千石有文武才用者檄岐拜議郎車騎將軍張溫西征關中請補長史別屯安定大將軍何進舉爲敦煌太守行至襄武岐與新除諸郡太守數人俱爲賊邊章等所執賊欲脅以爲帥岐詭辭得免

展轉還長安及獻帝西都復拜議郎稍遷太僕及李傕專
政使太傅馬日磾撫慰天下以岐爲副日磾行至洛陽表
別遣岐宣揚國命所到郡縣百姓皆喜曰今日乃復見使
者車騎是時袁紹曹操與公孫瓚爭冀州紹及操聞岐至
皆自將兵數百里奉迎岐深陳天子恩德宜罷兵安人之
道又遺書公孫瓚爲言利害紹等各引兵去皆與岐期會
洛陽奉迎車駕岐南到陳留得篤疾經涉二年期者遂不
至興平元年詔書徵岐會帝當還洛陽先遣衛將軍董承
修理宮室岐謂承曰今海內分崩唯有荊州境廣地勝西
通巴蜀南當交趾年穀獨登兵人差全岐雖迫大命猶志

報國家欲自乘牛車南說劉表可使其身自將兵來衛朝廷與將軍并心同力共獎王室此安上救人之策也承卽表遣岐使荊州督租糧岐至劉表卽遣兵詣洛陽助修宮室軍資委輸前後不絕時孫嵩亦寓於表表不爲禮岐乃稱嵩素行篤烈因共上爲青州刺史岐以老病遂留荊州曹操時爲司空舉以自代光祿勳桓典少府孔融上書薦之於是就拜岐爲太常年九十餘建安六年卒先自爲壽藏圖季札子產晏嬰叔向四像居賓位又自畫像居主位皆爲讚頌勅其子曰我死之日墓中聚沙爲牀布單白衣散髮其上覆以單被卽日便下下訖便掩坎岐多所述作

著孟子章句三輔決錄傳於時

澍按太平廣記引范曄後漢書云趙岐字邠卿京兆杜陵人多才藝善畫自爲壽藏於郢城中畫季札子產晏嬰叔向四人居賓位自居主位各爲讚頌獻帝建安六年官至太常卿與今書微異又按水經注地理志曰楚別邑故郢矣王莽以爲郢亭城中有趙臺卿冢岐平生自所營也冢圖賓主之容用存情好叙其宿尙是岐依劉表時沒葬於郢也

晉書摯虞傳

摯虞字仲治京兆長安人也父模魏太僕卿虞少事皇甫謐才學通博著述不倦郡檄主簿虞嘗以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天之所祐者順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履信思順所以延福違此而行所以速禍然道長世短禍福舛錯怵迫之從不知所守蕩而積憤或迷或放故借之以身假之以事先陳處世不遇之難遂棄彝倫輕舉遠遊以極常人罔惑之情而後引之以正反之以義推神明之應於視聽之表崇否泰之運於智力之外以明夫任命之不可違故作思遊賦其辭超詣爲世所稱舉賢良與夏侯湛等十七人策

爲下第拜中郎武帝詔諸賢良方正直言會東堂親策之
虞對切直擢爲太子舍人除聞喜令時天子留心政事又
吳寇新平天下乂安虞上太康頌以美晉德帝嘉之以母
憂去職久之召補尙書郎將作大匠陳勰掘地得古尺尙
書奏今尺長於古尺宜以古爲正潘岳以爲習用已久不
宜復改虞駁曰昔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蹟而擬其形容象
物制器以存時用故參天兩地以正算數之紀依律計分
以定長短之度其作之也有則故用之也有徵考步兩儀
則天地無所隱其情準正三辰則縣象無所容其謬施之
金石則音韻和諧措之規矩則器用合宜一本不差而萬

物皆正及其差也事皆反是今尺長於古尺幾於半寸樂
府用之律呂不合史官用之曆象失占醫署用之孔穴乖
錯此三者度量之所由生得失之所取徵皆絃絜而不得
通故宜改今而從古也唐虞之制同律度量衡仲尼之訓
謹權審度今兩尺並用不可謂之同知失而行不可謂之
謹不同不謹是謂謬法非所以軌物垂則示人之極凡物
有多而易改有少而難變亦有改而致煩有變而之簡度
量是人所常用而長短非人所戀惜是多而易改者也正
失於得反邪於正一時之變永世無二是變而之簡者也
憲章成式不失舊物季末苟合之制異端雜亂之用當以

時釐改貞夫一者也臣以爲宜如所奏又表論封禪事儀典甚悉虞又以漢末喪亂譜傳多亡失雖其子孫不能言其先祖篡族姓昭穆十卷上疏進之以爲足以備物致用廣多聞之益以定品違法爲司徒所劾詔原之時太廟初建詔普增仕一等後以主者承詔失旨改除之虞上表曰臣聞昔之聖明不愛千乘之國而惜桐葉之信所以重至尊之命而達於萬國之誠也前乙巳詔書遠稱先帝遺惠餘澤普增仕一等以酬四海欣戴之心驛書班下被於遠近莫不鳥騰魚躍喜蒙德澤今一旦更以主者思文不審收既往之詔奪已澍之恩臣愚竊以爲不可詔從之元康

中遷吳王友時荀顗篡新禮使虞討論得失而後施行元
皇后崩杜預奏諒闇之制乃自上古是以高宗無服喪之
文而唯文稱不言漢文限三十六日魏氏以降旣虞爲節
皇太子與國爲體理宜釋服卒哭便除虞答預書曰唐虞
遏密殷云諒闇各舉事以爲名非旣葬有殊降周室以來
謂之喪服喪服者以服表喪今帝者一日萬幾太子監撫
之重以宜奪禮葬訖除服變制通理垂典將來又何必附
之於古使老儒致爭哉皇太孫尙薨有司奏御服齊衰期
詔令博士議虞曰太子生舉以成人之禮則殤理除矣太
孫亦體君傳重由位成而服全非以年也從之虞又議玉